

壺井榮小說集



# 壺井榮小說集

舒暢 肖肖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壺井榮小說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号)

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 1462 字數 120,000 開本  $787 \times 1092$  紙  $\frac{1}{32}$  印張  $6\frac{15}{16}$  插頁 3

1959年8月北京第1版 195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價(3)0.60元



作者像

## 目 次

历 (舒暢譯).....	1
閣樓紀事 (舒暢譯).....	105
我的百花故事.....	163
茶花 (舒暢譯).....	165
杏花 (舒暢譯).....	170
矢車菊 (舒暢譯).....	175
麦門冬 (舒暢譯).....	180
紫蘿兰 (舒暢譯).....	185
橄欖树 (舒暢譯).....	191
綉球 (舒暢譯).....	195
报春花 (肖肖譯, 錢稻孙校).....	200
蒲公英 (肖肖譯, 錢稻孙校).....	203
合欢花 (肖肖譯, 錢稻孙校).....	206
后記 (卞立強).....	211

历

本篇原名《历》，譯文根据 1953 年筑摩  
書房出版的《現代日本名作选》中的《历・  
妻の座》譯出。

“实枝！通知办周年的信发了没有？”在里屋拾掇着准备上班的久荷子，匆匆忙忙地问了一句。坐在饭厅的实枝，用红筷子夹起一片酱萝卜，故意慢条斯理地用门牙咬着。“嗯……”她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

“别‘嗯’呀！说真的，信一定还没写吧？”

久荷子一面用着急的语气说着，一面拖着藏青色罩裙的后襞走了过来。——姐儿俩本来是一起坐下来吃早饭的，可是实枝总是后吃完；因为久荷子每次都是扒上几口饭，茶也不喝一口就站起来，实枝自然要被拉在后面了。——久荷子用焦急的语调向不慌不忙地把胳膊肘支在小饭桌上的实枝干干脆脆地说：“再磨蹭磨蹭，可要来不及了；不就剩下二十天了嘛！有丈夫有孩子的人，可不是说走就走得了的；得提前给她们个信儿呀。”

这些话象一阵雨点似的撒到实枝的头上了。久荷子是个小学教员；她自从作事那天起，一直担当一年级级任，已经当了十年了；整天和孩子们唱歌啦、跳舞啦，过着户外生活；尤其是近来又兼着别的班的体操课，所以她的

白衬領上面的面庞，未免一年到头吸收了过多的紫外綫，借用实枝的話来形容一下：是“放着高粱色的光”的脸。

“赶快把信寄出去吧！”

“知道啦！”

姊妹俩象喝采似地对喊了两句，接着嘻嘻哈哈地笑开了。

今年是她们祖母去世的十七周年，父亲的三周年；把分散在东京、神戶、广島的姐姐們約到一起，祭祀一下祖先和去世的哥哥姐姐，这是两个小姊妹的心意。一方面，想给人家瞧瞧到现在为止尽受人家照料的她们俩，现在居然也能独当一面，作成年人干的事了；另一方面，这里还包括着一个天真的打算：是想趁机和自从父亲安葬以来一直也没得碰头的姐姐們見見面。

久荷子把罩裙后面的帶子拉到前面，低低地紧紧地打上了結；她看了一眼手表，忽然慌乱起来了：“实枝！……喂喂！……飯盒，飯盒！”她一面冲口說出这么两句，一面踏起一只光穿着分趾袜子的脚，把木屐拿了出來；实枝也站起来跟着乱成一团：“叻——叻！”她把放在厨房的門框上的飯盒，递給了姐姐。……目送着搖着雨傘，在踏脚石上咯噠咯噠地拖着木屐，象一陣风似地跑了出去的久荷子的背影，她嘘——地吁了一口长气，坐到房檐下，馬上改換了口气，用一种作母亲似的語調說道：“唉呀！可真忙死我了！”

每天早晨，在被妹妹催上七八遍之前，久荷子总要在小花圃里消磨片刻的辰光：——数数毛地黄有几朵花，和向日葵比比个儿，或者张大鼻孔享受一下蔷薇的幽香……房前有一条石子铺成的小径，一直通向门外的小路；小径两旁各有二分来空地，上面随随便便栽着一些花草。久荷子美其名曰“花园”。每个季节，她都播上应时的花种，侍弄它开花，她把这件事看得其重要性不在学校里教书之下。一草一木，她都象对待小学生似的体贴入微地来培育它们。今天早晨，实枝叫了她好几遍也没有把她叫进来，于是实枝就对她说：“姐姐，明天再弄吧！你还有完没完呀？——酱油都要凉啦！”一面嘟囔着，实枝自己也走到“花园”跟前来了。正在移植牵牛花的久荷子，把手指上沾满的泥土甩了几甩用手腕把凌乱的头发往后攏了攏，说道：“得啦得啦！实枝，已经弄完了；今年我得叫它开十五公分的大花，你等着瞧吧！”说着仰起善良的笑脸，看着妹妹。

“姐姐！你可真是的！到这会儿脸还没洗哪！”

给实枝那么一提，久荷子才慌慌张张地跑去梳头洗脸。

提起了牵牛花，实枝忽然想起了去年夏天的事情，不由得噗哧一声笑出来了。

去年夏天一个清晨，实枝还正在半睡半醒地窝在被

里，忽然聽見久荷子大聲叫道：“不得了，不得了，實枝，快來！快來！”她不知道出了什麼事，跳了起來，跑到廊子邊一看：久荷子站在和鄰舍分界的爬滿了牽牛花的圍牆旁，一手拿着皮尺，眉開眼笑地朝這邊招手：“實枝！快來看，有十三公分半哪！”

她是在說：牽牛花开了一个十三公分半的大花朵。

“我當出了什麼事兒呢！我還以為爬出來了一條蛇呢！”實枝一邊說，一邊穿上了木屐。在朦朧停滯的清晨空氣里，在爬滿了圍牆的牽牛花的潮潤的綠葉叢中，開着一朵十三公分半的瑠璃色的大花：它款款地擺動着，瑰麗大方地開在許許多多紅白花朵之間。

姐兒倆把臉湊了過去，欣賞着花朵。這時，住在隔壁的大媽到田里去作活，背着大眼兒筐正在房前的小路走過，對她們打了個招呼：“怎麼起得這麼早呀！”

久荷子叫了一聲：“大媽！”一面招着手，一面用跟平常不一樣的聲調說：“快過來瞧瞧吧！我們家的牽牛花开得這麼老大個花兒。”說着還用兩手比了個環狀的手勢。大媽走了過來，久荷子把皮尺拉直，比着花一量，說道：“十三公分四厘半，就算它十三公分半吧！”同時笑開了。

“可真是的。”大媽簡短地稱贊了一句，又匆匆忙忙到田里去了。久荷子冲着她的背影說：“大媽，明年我送花籽給你！”她剛說完這句話，聽見後院的公共水井那邊有動靜，就又跑到那邊去，向聚在井邊的老大娘和大嫂們說：

“那边的大媽，快来看看我們的牽牛花吧——近卫嫂，开了一个十三公分半的大牽牛花兒哪！你来瞧瞧吧！”

近卫嫂多半已經作完田里的早晨的活兒回来了；她正在把一束桑树枝往井里吊去。久荷子和她是小学同班，彼此之間是无話不談的。

“一个三十，一个二十好几的大閨女，爬起来連衣服都不換，就摆弄什么十三公分半的牽牛花，——真是沒听說过的事兒！”

給近卫嫂这么一說，固然是开玩笑的話，久荷子对自己的打扮也多少覺得不好意思了。但是当近卫嫂挺着怀孕的大肚子走过来时，久荷子就有些坦然了：“你先別那么說，瞧瞧这个你就明白啦！”她就得意洋洋地把人家領到花旁边去了。

就象这样，久荷子对待花草的一片心思，簡直是出奇少有的。

今年也一如往昔：按照久荷子的主意种下的牽牛花，又在跟隔壁人家合用的篱笆跟前和窗前开始抽芽了；虽然离开花的时间还远，但她相信不久就将一齐开放。——那时节，久荷子就将心滿意足地在群花欢送之下悠然而往；而秋天快要来临的时候，她又将在圍繞着鷄冠花和大波斯菊的房舍之間的小径上，望着被夕陽照得光輝耀眼的花朵，就仿佛望着她的学生一样，怡然自得地挺胸归来。……

对于这样的一个久荷子，实枝近来可是心事重重。直到前年为止，因为要照顾有病的父亲，久荷子即便想结婚也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情况已经不是那样了，可是久荷子还是一听到有人给她作媒，她就讨厌：“要不是因为我在学校里当教员，他才不会要我哪！——是想和我的薪水结婚哟！”

还有一次，久荷子说：“实枝，你听见了吧？男人，就是那么回事儿呗！说什么自己有多少多少财产罗，什么自己是议员罗……临末了，在走的时候，仿佛刚想起来似地，小声地补充一句：还有前妻留下来的三个孩子……”久荷子这样说着，还嘿嘿地冷笑了一通。

一来二去，近来每逢有作媒的人来，没等人家把话说完，她就说：“噢，是那件事儿呀！我早就拿定主意不结婚了！”——连人家的话都不好好听听，她就叫人家碰一鼻子灰回去了。

实枝焦虑地说：“姐姐，按照你的说法，死过媳妇的人，简直就没好人啦！——你再考虑考虑怎么样？”

“算了吧，不管谁怎么说，我是不想嫁人了。我用不着为了吃饭靠上个男人，我自己养自己，活得蛮不错嘛！”

“姐姐，这么说，不管谁，都是为了想叫男人养活才结婚哪？”

“对！”

“唔……”

于是姐兒俩一齐面帶愠色，中止了談話。

在两姊妹的共同生活中，代替有职业的姐姐居于主妇地位照料家务的实枝，她在所謂世故人情上，却比久荷子通达老練。十年如一日地和七八岁的小孩打交道的久荷子，是位性格純朴的好好先生，但她也自有迂直生硬的一面……常常有人跟实枝打听：为什么久荷子不嫁人？遇到有人問这个，实枝总要感到难堪或是不痛快一陣子。当然，她自己也不知道婚姻生活究竟能否給人带来一生的幸福，但是她是不同意久荷子的說法的：什么作續弦是不会幸福的啦……不幸全是男人造成的啦等等。

实枝为什么会这样想呢？也許是因为她自己有个名叫恭平的对象吧。恭平是个在稍远的村子的农会里当技术員的青年。实枝只要想起他的黝黑的面孔，就会打心底涌溢出无限的幸福感；这种幸福，久荷子一定是不能理解的。久荷子每天心平气和地摆弄花草，可是她准能宁静地把一顆心永远寄托在花草上面嗎？能不能把对于花草的爱和热情，即使一半也好，轉移到她自己身上来呢？假如这种热情能够稍微轉換一下方向，那么，就可以在更大的欢乐中开出更鮮艳美妙的花朵。……实枝总是想抓住久荷子的肩膀，把她的身子扳过来，叫她和她过去背着的现实面对面。

## 二

在父亲日向重吉和母亲稻子所生的子女当中，要算久荷子和实枝姐儿俩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最长。可是她俩的性情却完全不同：一个象父亲，一个象母亲。久荷子连脸都长得象瘦削的母亲；实枝随父亲——那种浑圆滚胖的身段，简直跟她祖母加谷完全一样；据说这位祖母从年轻时代起，体重就没有比十七貫<sup>①</sup>少过。

如果说，人的性格的形成是和他出生时期的父母的环境多少有些关系的话，那么，这个说法是可以适用于久荷子的。久荷子是十兄妹中行九的小妹妹，从她出世的前两三年起，她们家业——制桶作坊就日渐衰落：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陷入了几乎连过日子都成问题的窘境。当那再有一年就要上完师范学校的长子隼太放暑假回家来的时候，债主就逼上门来；他们质问：既然有钱送儿子去高松上学，干么不把欠账还清？……把年轻的隼太弄得直掉眼泪。稻子回娘家去张罗钱，可是亲哥哥见了她就躲闪闪的那种态度，只能叫她空惹一肚子闷气。而重吉本人，有时也自暴自弃地常沉溺在酒里……这样下去，

---

① 一貫合我国七市斤半。

說不定有一天会弄得連房产都得賣光。就在这时候，这位“不受欢迎”的久荷子出世了；她倒象是命中注定来分担家中苦恼的那样，不言不語地帶着一种跟她父母一样懂得生活的艰辛的神情，成长起来了。加谷祖母看着这个头发生得豎起来的久荷子，总是一面把她头发往下順着撫摸，一面嘴里念叨着：“作个好孩子哟……作个好孩子哟……”

原来加谷有一个信条，說是撫摸脑袋能使孩子的脾气好；大大小小九个孙男孙女，全是被她挨个兒摸着小脑瓜长大的；——不过象久荷子的这种豎头发，倒是独一无二的。

作母亲的稻子，总是念着孩子生得不是时候：連块糕都沒法买給她吃，由于这种怜爱的心情，就不顧自己身子吃亏，一直沒忍心給久荷子断奶。——上头的八个大孩子，必然得把权利依次讓給隔一年就生出来的妹妹；可是久荷子，却象有特权的老閨女那样，无止无休地咬着不出奶汁的奶头；而稻子也怀着聊以塞責的心理，袒露着干癟的胸怀。……象这样，一来二去，久荷子都八岁了，到上小学的年齡了。“老师要笑話啦……”久荷子这么說着，自动地不吃了。

四月一日那天，久荷子一清早就背上書包，催促着母亲。

“唉呀！这可是喜事兒哟！”稻子滿心欢喜地听着女

兒催她。她換上了自家紡織的飛白紋布衣裳，高高地扎了一個中幅腰帶，——這是一件稻子的陪嫁衣裳，當年她母親頗引以自豪，沒想到三十年後的今天，把它穿起來却並不顯得過分華麗，而且很合身。顏色也是稻子作姑娘時，跟母親一起用蓼藍草作的藍色自家染的；藍顏色結結實實地吃到料子里，也可能由於穿得經心，這衣裳還不知能派多少年用場呢。

稻子混在一群年輕的母親之間，（她們領着和久荷子同樣大小的孩子）送頂小的女兒上學，她覺得這對她是件大事；她似乎預感到有和以往不同的新生活正在等待着她。——抱着這樣輕鬆愉快的心情，她牽着久荷子的小手走出了家門。……大兒子隼太在工作地點高松娶了媳婦；大女兒美智也嫁給了一個醬油廠的釀造師傅，在廣島組織了小家庭。——回顧將近三十多年來心無二用地生男育女的年月，又象是漫長，又象是短促；尤其近十年來的困苦生活，使稻子頭上添上了跟年齡不相稱的白髮。

……今後偶而也能去禮拜一下金比羅神廟了，然後在隼太家裏住上幾天替他洗洗涮涮；回頭再到美智那裏去幫她個把月，順便叫她帶着逛逛宮島。……

象這樣，稻子也有着一般作母親的平凡願望；——彷彿在漫長的人生道路的頂峰上找到了休息之所，不管它是一塊凹凸不平的石頭，或者是一個樹根，稻子覺得同樣能供人坐下來休息；總而言之，她認為自己現在可以把壓